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拥抱夏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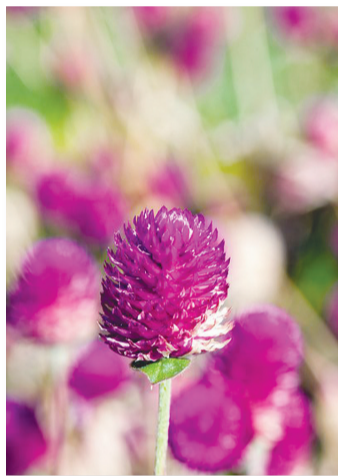
刘云燕

夏天,是翠绿的,阳光满肩;夏天,是美丽的,擎一株荷叶,扬起水珠;夏天是傍晚时摇动的蒲扇,还有乡下淘气的萤火虫飞来飞去;夏天是草长莺飞,蝉叫蛙鸣;夏天是一缕荷香,是一个浪漫的季节。你好,夏天。

夏天的影像是明媚的,铺陈着阳光的气息和饱和的色彩。夏天里,可以做很多幸福而美妙的事。夏日,我们一起吃茶。燥热的日子,最爱一盏茶。如果在凉席上歇罢午觉,一盏茶,会让生活都变得幸福起来。喜欢在乡下的小院子里,静静地品一壶茶。丝瓜已经淘气地爬上了二楼的窗,正好奇地张望。园子里瓜果累累,都旺盛地生长,似乎都爱极了这个夏天。我在小院里有花影一帘,茶具一套,舒服的小桌椅,与午后的时光相伴。你可以闻香,吃茶,亦可以观云,听风,茶喝下去是烫烫的,渐渐的,汗沁出来,竟然浑身的舒坦。

夏日,我们一起赏荷。夏日里,最爱的花就是荷花。它独特,清雅,柔美,透着一股禅意。总爱在夏天的清晨,早早地去公园赴一场荷花之约。荷花粉透,亭亭玉立。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芸娘,总会借着夏月荷花初开,晚含而晓放时,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荷花茶,香韵尤绝。喜欢看那些小小的花骨朵儿,在晨露中,欣欣然,含苞待放的模样。古往今来,人们用美丽的文字去描述它,荷香阵阵,“风蒲猎猎小池塘,过雨荷花满院香。”

夏日,我们一起旅行。喜欢在夏日里,去泉城的芙蓉街。这时节,你随意地走在那些老院子里,



苜蓿花开

闫立新

路过住宅小区花坛时,看到里面栽种着形形色色姿态风情的花,在这些花朵的中间,零星散落着一丛丛开着紫色小花的植物,仔细观看,原来是紫花苜蓿。

这里的紫花苜蓿生长得很是旺盛,有的花瓣丰润多姿,给人一种鲜亮干净的颜色;有的枝茎上花簇繁复,花瓣相拥,似乎微微地能感觉到优雅的香味在花瓣间流动。

它们茎秆直立,花柱短阔,花瓣上有细细柔软的毛,参差着开放,看起来像一只只紫色的蝴蝶正恣意翩飞着。

不过,苜蓿花开后,镶缀的叶子也不再谦逊,每一片叶子都清莹而润,随风摆动中,像蝴蝶的姿影,美得可以入画。

在我的故乡随处可见这些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。它们的适应性极强,无论是肥沃的土地,还是贫瘠的山坡;无论是皴裂的黄土岗,还是隆起的石头堆缝隙间,随处可见它们葳蕤生长开花的身影。

小时候,我的故乡种庄稼是不打除草剂的,为了地里多长粮食,避免紫色苜蓿吸收谷物的营养,遮蔽谷物的阳光,乡亲们常常需要扛着锄头在地里一遍遍地清除苜蓿和杂草,其中,地里生长最多的便是紫色苜蓿。锋利的锄头划过它们的身体,把它们连根拔起,再从中间斩断。

本以为这样,它们便会很快干



就会发现更多的惊喜。小小的胡同走进,普通的人家里竟然有泉眼。你看,这叫“涌泉”,那叫“厚德泉”,那个叫“滕蛟泉”。老人临水而居,会缓缓地为你讲泉城的历史。“这涌泉啊,还有一段小故事呢。相传嘉靖七年,一位秀才赴贡院赶考,却晕倒在胡同口。这户人家用甘冽的泉水将其喂醒。后来中举便经常来看望。这也是滴水之恩,当涌泉相报的典故了。”泉眼处,水如花朵般一朵一朵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,水极清澈。在泉眼处,人们将啤酒冰在那里。即使在盛夏,你坐在阴凉的院落里,喝上一杯啤酒,吃上一块冰西瓜,那种芳香、柔和,又沁人心脾的滋味,实在是妙不可言。

巷子里的人家,邻水而居,演绎着平凡的岁月。漫步在街上,似乎已经听不到青石板下淙淙的水声,但是有人说,你还是要将脚步放轻些,再轻些,因为,经年累月的时光积淀,没准就会踩出一个个故事来。

夏日,听雨打芭蕉。喜欢在夏日听雨,难得在炎热中有了丝丝凉意,坐在家中,听着雨声滴答,身心闲静,真是妙极。窗外,叶片翠绿,雨如线,如瀑,丝丝缕缕,水花飞溅,如珍珠一般。最妙的是你若居住在有青瓦的老宅里,看着雨滴一串一串地从屋檐上滴下来,为古老的建筑凭添了几分灵动之美。此时,如果屋外水塘里种满莲花,那种清雅的美,更是令人心醉沉迷。

夏天,你好。我用最热情的双臂拥抱你,拥抱你的炙热,你的活力,你的美丽……

枯、死去,可是没过几天,再去地里,发现它们又生根发芽,重新站立起来了,而那些失去根部的茎叶也能找到合适的土壤,让自己立足扎根。紫色苜蓿就是这么顽强地生长着,我舅妈戏称它们为“没皮没脸”的花。

紫色苜蓿是羊爱吃的食物。舅妈总是一大早背着大竹筐,拎着锄头,出去不一会儿的工夫,便收获满满的一筐。随后把它们放在菜板上,剁成指甲般大小,倒在专门用来烩羊食的大锅里,并掺杂些秕谷、红薯干,在炉膛里点着柴火,“咕嘟咕嘟”去炖。舅妈知道羊也爱吃盐,每次烩羊食时,都会撒上一点盐,等锅开了,满屋的热气里飘着紫花苜蓿的香。

这时,舅妈便盛了一桶,拎去羊圈,那些羊一下子骚动起来,迫不及待地蜂拥上前抢着吃,紫色苜蓿成了羊的美味。

后来,我也学着大人一样,背着筐去地里锄紫色苜蓿,或许它们太多了,随处可见。没被乡亲们破坏的紫色苜蓿,长疯了,叶子鲜绿葱茏,花色浓郁,仿佛要滴下那溢满的紫。回到家里,拌些秕谷烩熟了喂给羊,看着羊们吃得那么香,感觉紫色苜蓿真的好美。

如今又见紫色苜蓿,让我想起了很多逝去的童年往事。更重要的是,它们让我领悟了对生命锲而不舍、顽强不屈、执着追求的精神。

别给幸福设“门槛”

王文莉

闺蜜李楠向我描述过她的人生目标:拥有一套三室两卫的大房子,凑成好字的一双儿女,买一部房车带着家人旅行。

她和老公经过数十年奋斗,大房子已经有了,最近又分期买了一部房车,儿女双全幸福满满。不料,她却迷茫地问:“我当初的人生目标是不是定得太低了?”我气愤地捶了她一拳:“你就知足吧!当年为还房贷做两家兼职,累得病倒和孩子一起打吊瓶,大的哭小的闹,狼狈不堪的日子过去了,现在觉得幸福唾手可得了?”

她喃喃地说:“是啊,当初的日子真是难熬,差点挺不过来!当一切都梦想成真,我却觉得人生也不过如此,忙忙碌碌几十年,就为了衣食住行这些琐碎的俗务!”

我问她:“那你现在感觉幸福吗?”

她愣了一下,犹豫地说:“按常理来说,我们现在有房有车有儿有女,工作得心应手,家庭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,在大家眼里应该算是幸福的吧!”

看着李楠不确定的样子,我摇摇头,不由自主地失笑。

李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:一对农村夫妇在小区开家修理铺,男人修理冰箱洗衣机等电器,女人负责一日三餐和接送儿女上学。空闲时候,女人拿着话筒对着电视学唱歌,男人就在一旁跟着哼唱,晚上一家四口围着工具桌吃饭,男人宠爱地看着孩子,女人不时地给孩子夹菜,画面简单而温馨。

李楠感慨地说:“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一起吃晚饭了,孩子们睡前才能看到晚归的父母,整天忙着赚钱养家,我们却忽略了和孩子们的相处,这种别人眼里的幸福生活是否可取?”

的确,在世俗的裹挟下,我们不仅给幸福设置了房子车子位子等物质参照物,还给幸福设置了一道门槛。这道门槛里,男人必须身居要职,觥筹交错地忙于应酬和交际;女人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,长袖善舞地处理人脉关系;儿女在学校的业绩要名列前茅,父母才能在亲戚朋友圈颇有面子……

在与生存对抗的数年之间,幸福的门槛被我们物化为各种“硬件”,甚至需要仰仗别人的眼光抬高自己的幸福感。这种被“绑架”的幸福观,让我们事无大小处处和别人进行攀比。殊不知,在追逐人生目标的过程里,我们却忽略了身边许多触手可及的幸福。

其实,“人之幸福,全在于心之幸福”。住别墅豪宅锦衣玉食是一种幸福;住筒子楼粗茶淡饭也是一种幸福;陪伴孩子们成长是一种幸福;经常和年老的父母聊天更是一种幸福……幸福没有统一的标准,幸福是一种琐碎的心理感受,无需借助旁人的评价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。

亚里士多德说:“幸福属于满足的人们。”幸福是一种心理的认可,从来都与贫富无关,与地位无关,真正的幸福从来没有任何门槛!